

麦子倒了，剩下空旷的原野，大平原就显得深远无比。

麦地里的风，吹得人发烫。我想起了麦子，整片麦田，麦子孤独，一棵挨一棵，就像亲密的朋友。我是个瞎子，我很孤独。人就是这样，孤独的心总想造一个节日。疲惫的日子，太需要一个节日了。如今的民俗节日，名目繁多，大多是为了搭台唱经济的戏。我跟大奎一说，大奎积极响应。大奎是我的朋友，如今是大老板，城里有工厂、饭店，两年前回村流转了大片土地。他规模种植小麦，为他的方便面厂提供面粉。但是，这个节日咋搞，我们俩心中没个谱儿。刘村长提议想搞一个“小麦美食节”。大奎不同意。我的想法跟大奎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大奎对我说：“土地庙不让建了，我们搞一个祭奠！祭奠小麦吧！”大奎在这件事上确实做得光明磊落。组委会拒绝一切商业行为，没有谁来想到赚钱。所需经费由滦河集团负担。对于活动的规模，我们作了明确的界定。祭奠活动仅限鸚鵡村人，男女老少均可，一律自愿参加，不作任何宣传报道。祭奠仪式由德高望重的曹庆瑞大叔主持，他是大奎的父亲。我没有具体的任务，我就想根据大家的情绪唱上一段大鼓。大奎提议，要在连安地神庙的原址，临时搭建一个麦垛。用整捆儿的麦秸堆起来，起码要有二十米的高度。远看就像一座小山。这样祭奠活动就有了依托。麦垛就是我们的麦图腾。我越听越兴奋，幻觉不断显现。但是，我冷静下来却担心一个问题，麦子多用收割机割了，哪还有麦秸？大奎诡秘地笑了：“三哥，我留了一块地，准备用人工割麦。”我一愣：“你早就有这个想法啊？”大奎说：“没有，我想让车间职工体会劳动的感觉，给他们留下的。”我笑了说：“真有你的，那就赶紧收割吧！”大奎说：“我已经给他们布置了。”我放心了。大奎兴奋地说：“麦子是我们的图腾，也是国家图腾啊！从小我就爱看国徽上的麦穗儿！”

祭奠节日临近了。这些天来，我一直魂不守舍，鼓词忘得一千二净。我抓住了一把麦穗，就像抚摸老鹰的羽毛一样，心里就安稳了许多。在家里，讲吃的是我，最挑剔的还是燕子，她挑剔到洁癖的程度。我知道女人的挑剔有许多原因。燕子的心思还在那群姐妹身上。几年前，燕子的娘得了一场大病，家里穷，没钱治病，燕子就委身了一个大款，后来大款老婆来闹，燕子就到街上卖淫了。我鼻子灵，燕子一走邪，我就能闻到她身上的螃蟹味儿了。过去，她可是满身的麦香啊！燕子被警察抓住，劳教了半年，出来的时候不想活了。那天我在河边说书，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，有人跳河了。我和田大瞎子跳下去救人，没想到救上来的竟是燕子。我给她唱大鼓，讲笑话，她就愿意活了，还爱上我。我知道，这不是爱，我瞎子只是让女人觉得踏实。有那么一阵儿，燕子试图让麦圈儿们接近我。心存幻想，幻想着我的拯救。其实，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？我拯救了燕子，却拯救不了她们。我从她们的躯体里闻到了螃蟹的味道，是那样腐朽、驳杂。我一闻到这股味儿，就想起燕子那些特别时刻，我就头昏脑胀，像是突然间被堵住了喉咙。燕子摇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三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？”我抚摸着燕子的头发说：“说吧，燕子。”燕子说：“我的保洁公司关门了。”我愣了愣，“多时关的？”燕子沮丧地说：“关了几天了，她们其中的小梅给抓了，牵连到了我的公司。”我的心被揪紧了：“你受到牵连了吗？”燕子轻轻摇了摇头：“没事儿了，小梅罚了款，教育教育就放了。公安只找我做了个笔录。”我劝了劝她：“这样也好，你负责大奎方便面的销售，够你累的了，别再往身上揽事儿了。”燕子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可是，我还不想丢掉她们。”我一张嘴，就满口脏话：“他娘的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天生就是那路贱货，你管得了吗？”我只是放个怨气，没想到燕子登时就蔫了。这让我有些尴尬。燕子半天没说话，嗷嗷地哭了。燕子一笑，我的心就隐隐作痛，一把搂紧她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一时生气才乱说的，别往心里去。”燕子擦了眼睛说：“你和大奎不是操持小麦节吗？我有个想法，就是想请她们来参加一下。让她们从祭奠仪式上，感到温暖，懂得劳动。让她们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”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这不行吧？这么神圣的祭奠仪式，她们来了合适吗？”燕子撇了撇嘴：“你不让她们来，我也不来了！”我抓着燕子柔软的手说：“你跟她们不一样。”燕子倔倔地说：“咋不一样了？就一样，就一样！”我害怕燕子又哭了，急忙改口说：“好，一样一样。”燕子说：“你不是说，她们身上有螃蟹味吗？我就要让她们的身体浸染麦香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拍了拍燕子说：“真有你的。可是，这么热的天，没有报酬，她们愿意来吗？”燕子说：“我就去城里跟她们商量！”燕子转身要走，她的手机就响了。燕子说：“我在着呢，三哥答应了我。”我走过去接了麦圈。麦圈举着手机说着话，人都进屋了。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姐妹一起来了。那两女人一张嘴就是东北口音。麦圈悄悄坐在我身边，问我为啥要搞这样的祭拜？我说：“你崇拜谁？”她爽快地说：“我崇拜张曼玉。”我苦笑了一下说：“我说的不是你，指的是物。”麦圈笑了笑：“物没用，我崇拜钱！”我轻蔑地一笑：“为啥崇拜钱？就是因为能让你享受吗？”麦圈说：“有了钱就能买车买房。买好衣裳，买化妆品啊。”我听见自己用了可笑的控制说：“这些都解决了呢？还想干点别的吗？”麦圈回答不上来了。我说：“精神呢？你的灵魂咋处理？也来换钱吗？”麦圈说：“真有灵魂吗？能告诉我，你是啥样的吗？”我尽量夸大其词，想尽可能地打动她的心。麦圈听了似懂非懂，茫然若失。我想，这些孩子无可救药，弄得燕子离精神失常不远了。可是，为了让燕子高兴，我还得硬着头皮做下去。那两个东北女孩让我算了算，算得她们韵味直爽，然后就叽叽喳喳往外走。燕子走到了堂屋，我忽然想起啥事情来，仰脸扯着嗓子喊：“燕子，你城里的公司不是撤了吗？那些衣服收回来。”燕子说：“衣服多着哪，还挺好的，干啥用啊？”我说：“你还记得田大瞎子的吗？”燕子说：“当然记得啊！”我说：“昨天我跟田哥说了，你那儿的旧衣服拿来，给你的老婆小翠儿穿！你跟小翠的个头差不多。”燕子答应着走了。

第二天，燕子带着一大包衣裳回来了。我揉了揉鼓囊囊的衣裳说：“赶紧给田大瞎子打电话吧！”燕子摸住了我的手：“不，等我把衣服洗干净再给吧！”我咧了咧嘴：“操，田大瞎子待遇不低啊，让我们燕子，滦河集团的总经理给他洗衣服？他给我们多少钱啊？”燕子讷讷地说：“都是我过去穿过的，不洗就给人家那哪儿行啊？”我还没多想，就大咧咧地说：“不用，给他就高兴啊！”燕子的语气很坚定：“一定要洗，我亲自洗。”我气恼了：“你这个人啊，咋这么犟啊？”燕子喘了气，我以为要犯“歇斯底里”，没想到，她却像人一样柔顺：“三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很喜欢这里的一件白裙子。我那年被洒上红酒了。我一直舍不得扔，我做梦都想洗这件衣裳啊！”我感动了，一切都明白了，燕子要亲自给自己的衣裳“保洁”，这下子可累坏了她。为了清洁，她通宵不睡。燕子从后院自来水接了管子，一直通到大木盆里，水管子哇哇叫了半宿。燕子跟我说，有一件白色连衣裙，腹部洒落了一片红酒。当时就没有洗掉，她听说牙膏能洗清，她就挤上了牙膏，一把一把地搓着，双手都搓红了。她用灯照了照，还有轻微污渍，就重新坐下来，继续搓洗着。我从没有见过燕子这样从容和耐心。燕子让我早睡，其实，我根本睡不着，听这声音像老鼠在暗处磨牙。老鼠准是还醒着，这畜牲如果醒着，老鼠压根儿就不敢出来遛跬。我对着堂屋喊：“燕子，明天就是祭奠小麦的日子了，早点睡吧。”燕子说：“这就洗好了，”我后悔了，不该多这个嘴，不该跟田大瞎子提这事。唉，这可苦了燕子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很早就起来了。伸手一摸，满院子挂着衣裳。燕子还睡着，我就到田野里去了。一股麦子的香味吸引了我，我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。我在麦田里碰到了大奎。大奎在检查堆高的麦垛。我知道，麦垛的底座是原先的土地庙遗址。大奎想出资修复土地庙，结果没能批复。我和大奎走进了一块没有收割的麦地。大奎问我，三哥翻过麦秸吗？我说没有问题。大奎不信，就抱来一些刚刚割下的麦子。我给他来个实战表演。我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，弯腰抓了一把麦子，打了个“要子”，一伸胳膊，就攥住那些麦子，好像抱着孩子似的，胳膊一抖，往下一溜，将“要子”拦腰一扭，顺着两腿中间往后一丢，就

是一个麦捆儿了。前后只用了两三分种。大奎鼓起掌来：“三哥宝刀不老啊！我把你这捆麦子放在麦垛的最高处。”我扑打扑打身上的土，咧嘴一笑。大奎嘴里啪啦按倒一片麦子，声音坚定而响亮。他说：“三哥，你坐。”我腰杆一挺，腿一收，就盘腿坐下了，屁股上暖呼呼的，感觉坐在家里的炕上。带刺的麦芒儿穿透我的裤子，痒痒的。大奎说：“三哥，你知道我为啥对麦子情有独钟吗？”我抹着脸上的汗说：“为啥呀？”大奎说：“我爱做梦，不知为啥，活这么大了，从来只做一个梦，都与麦子有关。”我有些吃惊：“是吗？奇怪啊！”我自己傻笑着，笑出声儿来。大奎继续说：“这可能源于我爷爷讲的一个故事。那时我太小，刚刚记事儿就被爷爷领到了麦田。他说，有一年麦收刚过，突然刮来一场大风，把家里的麦垛刮上了天。那可是没有脱粒儿的麦秸啊！全家人的命根子啊！我爷爷慌了，整天跪在土地庙祈祷。大概过了两天，一个黄昏，又刮来了一阵大风，那个麦垛又刮回来了，完整无损地落在原地，我被爷爷的讲述迷住了，我望眼欲穿等待的就是这种奇观。可是，没有出现。爷爷拉着我的手说，我们的大平原没有靠山，农民没有靠山，这麦垛就是我们的‘靠儿’。真的是靠儿啊！家里穷交不起学费，我面临着退学的危险。老多看见了地上一袋麦子，推着麦子就到了学校。麦子顶替了学费。还有一年，爷爷大病了一场，跑了几家医院，都不收留了，让他回家等死。农民有梦想，毫不畏惧苦难的生活，更不畏惧死亡。爷爷一天一天靠着麦垛，静静地等待那个时刻的来临。可是，奇迹出现了，他



青海大草原(石版单色) 吴长江 作



不打针不吃药，病慢慢就好了，又活了十年。你说怪不怪啊？这一定是麦子显灵了！每年麦收，女人都要给男人编个草帽。别人不能替代，这是犯忌的，意味着对自己男人不贞。这个麦秸草帽就是我们滦河男人的护身符啊！”我听见大奎的胸腔里没出擂鼓一样的声音。我叹息着说：“还有这事儿？你爷你爹都没跟我说过呀！”大奎的声音有些激动：“有一年，是个灾年，我实在饿急了，我就到麦地里薅几根青麦苗吃了。嚼着嚼着，一股绿水就从嘴角淌了出来，这股青腥的味道，至今难以忘怀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一次割麦子，喀的一声响，镰刀碰到一块石头弹起来，一下子割了腿，我疼痛难忍，皮掀翻了，鲜血淋漓。我心疼，害怕见血，从小娘杀鸡都不敢看一眼。我抓了地上一把土，把伤口糊住了。这时候我真明白，我们这儿的土地好哇！”大奎真诚的声音让我深信不疑。我不笑了，身体里啥地方深深地震荡了一下。

转了一圈回来，我躲在后院调试三弦，燕子在我的三弦声中醒了。尽管燕子洗了一夜的衣裳，现在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只是声音还有些恍惚。她说：“你去麦田啦？”我笑说：“你咋知道？”她说：“我梦见你和大奎坐在麦地里。”我说：“还真的。快通知你的姐妹们吧，傍晚的时候，祭奠仪式就开始了。”燕子说：“我知道，哎，你咋拉起了三弦？”我说：“今天我不唱大鼓，我借了田大瞎子的大三弦。我感觉，弹三弦可能更适合今天的气氛。”燕子一边整理晾晒的衣服一边说：“今天田大瞎子来吗？衣服洗干净了，可以送给他了。”我说：“他不来，今天没有外村的人。”燕子说：“那好，还有一件没太洗干净，我还有清洗的时间啊！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没再说话，拨弄着大三弦。

临近黄昏，我扛着大三弦去了麦田。大奎告诉我，陆陆续续，村里许多人都出来了。天气依旧闷热，人们要经受炙烈阳光的炙烤，似乎在考验着人们的耐性。过了半个小时，麦地已是人声鼎沸了。看来这件事惊动了很多人，他们都在麦地等着。烈日炎炎，有人打着伞，有人戴着草帽，也有人光着脑袋，肩上搭着一条毛巾。田间地头，排着一辆辆的轿车、吉普和卡车。这个时候，人们见面都相互问一句知冷知热的体贴话。大奎吃惊了，悄悄对我说：“咋来了这么多城里人？”我也疑惑：“是啊，他们咋知道的？”大奎说：“是不是燕子给带来的？”我摇头说：“燕子只带来了她们的几个姐妹。再说，你知道，麦圈儿她们也都是乡下人。”大奎似有所悟：“哦，是这样的。”我说城里人有啥？往上找三代，都是乡下人。他们到麦田寻根儿来了。城市人活得忧烦，迷惘、压抑，所以特别希望乐而忘忧。麦子图腾能让她们忘忧吗？刘村长也觉得难以置信。刘村长感叹说：“真鸡巴怪了，今天我随着数了数，八千多号人啊！除了外村的人，还有城里人呢！”我们都想起了麦收动员仪式，我们请来了田大瞎子唱大鼓，都没有这么多的人。”田兆本说：“看来，我们支部和村委，都没有大奎有号召力啊！”我在一旁更正说：“不是大奎，是土地和麦子有号召力！”来的人真够多了。来了这么多的人，真让我惊心和不解，也让我生出一份感动。难道小奎真的值得如此祭奠吗？许多人都惊讶，人们面对着一个明显虚幻的东西，心里会咋想呢？这个小麦祭拜仪式，为啥具有如此号召力呢？听说了议程安排，城里人说：“这仪式太简单了，如果再来一个篝火晚会就好了。”乡村人说：“搞敬意表达就行了，明天还要把地呢。”城里和乡村，还有着深深的隔膜。我感觉到，不是孤独和苦难所能涵盖的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。

老鹰带来好多鸟儿助阵，叽叽喳喳。燕子来告诉我，老鹰“扑啦啦”声音从头顶响过去，升高

了。戴着麦秸草帽的人，一步一个，长长地排列着。燕子还说，转香手里牵着一条黑狗，燕子还让，在金黄的麦垛旁，几乎成了一道风景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疯了，是不需要啥理由的。燕子还说，曹大娘搀扶着凤莲过来了。我嘴里喊着凤莲就摸过去了。我跟凤莲说着话。凤莲站了一会儿就没劲儿了，曹大娘扶她坐在地头，松软的腰靠着一个

棵小树，浑身无力，脑袋有些沉。我还有一个意外惊喜，曹小根也回家了。他说自己已在省城安顿下来了，准备报考省农业银行。我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好啊，这次祭拜会给你带来好运的！”小根爽朗地笑了。燕子带着她的姐妹回到我身边。她分别介绍这几个人的名字：“这是麦圈儿，就不用介绍了，这是小梅，小霞，三凤，水仙，大奶子，显萍姐。”我分别跟她们握手寒暄。燕子说她和她的姐妹们围着麦垛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近看看，远看看，却觉得无比新鲜。燕子轻轻对我说：“三哥，怪了，麦垛在我们农村司空见惯。今天我咋看不够呢？”我笑了说：“看不够就多看一会儿吧！”显萍问：“三哥，这生产五谷杂粮，为啥偏偏祭奠小麦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滦河盛产麦子啊！”还有深层原因，我没说，说了她们也不懂，土豆让人清醒，小麦让人膨胀。正因为兄弟太多，才越越越穷。祖宗传给我们的麦子，已经退化为副食品了。我们愧对小麦啊！

祭奠仪式开始了。曹庆瑞喊了一声，鞭炮炸响了，噼里啪啦，炸着人喜气洋洋。人群像炒黄豆，蹦成了一团。

接着传来阵阵钟声。开始前人们有说有笑，钟声响了。即刻就安静了。

这生锈的钟声，很久没有响过了。狗儿爷死后，就再也没人敲这个钟。青铜的低吟，穿越年代而来，把人们从疲惫中唤醒。这是人们最爱听的声音，等于是一种福音。我知道，这当中的过程众说纷纭，结果还是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了。如同黑暗里的一道闪光。夕阳像麦粒儿一样流淌，不知不觉就流向黑暗。

天空飘起一朵朵莲花一样的祥云。老鹰盘旋在麦垛上空，嘴里叼着一棵麦穗。

我看不见麦垛，轻轻摸了一把，这一摸，让我摸到了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场景。它不仅是农民的“靠儿”，也是人类的“靠儿”，人类的奥秘在麦子里面袒露无遗。从燕子嘴里得到了证实。在我的历史中，我不曾有过这样的记忆。不曾见过这样的景象。一种投入劳动、投入土地、祈福丰收的豪迈心情油然而生。按照大奎的安排，我的弹奏要在人群之外。我选了一个土岗子，这是麦地的至高点。我怀抱三弦坐下来。一群灰鼠从我身旁跑过，麦茬儿和青草被踩响了。我疑心是一条青蛇钻过去了。阳光过于强烈，还没开弹就汗流浹背了。麦香在周围弥漫，跟土香、花香混杂起来。割了麦子的土地上，还有冒着热气的牛粪。我的鼻子里立刻充满了经过阳光照射的麦香、花香和粪便的混合味道，这仿佛是我们生命的味道。一闻到这种味道，因意就烟一样袭来。

大奎开始朗诵祭辞，祭辞颂扬着土地。

我一下子就精神了。我开始弹奏三弦，我好久没有弹三弦了，今天我弹出的声音如泣如诉。我自己把自己都感动了，嘴角浮起得意的皱纹，心灵得到了安慰。我的师傅告诉我，《礼记·郊特牲》对古代的天地崇拜说得最明白：“社，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万象，取材于地，取法于天；是以尊天而亲地也。”社，就是人崇拜土地的活动，土地承载了世间万物，所以要祭祀土地神啊。

我弹奏的三弦，犹如天籁之音，上天人地，飘飘渺渺。我听见曹庆瑞大声喊道：“祭连安地神——”是啊，吃水不忘打井人，这里真有祭奠土地的步骤。尽管看不见，我知道他们使用了“瘞理法”，这是非常古老的方法，将祭祀用的牺牲直接埋入土中，作为向土地神的献祭。人们抬着猪、羊、鸡和鱼上来了，缓缓埋入了泥土。狗儿爷跟我说过，上古时的人就用这种方法来祭地，黄帝封泰山时，曾经在梁父山祭地，采用的就是瘞理法。作为牺牲的猪羊便被埋入土中，祈求大地保佑丰收。仪式的各个环节都进行完了，各家才开始播种。过了十分钟，我听见曹庆瑞继续喊道：“祭奠小麦喽——”第二个程序是血祭。以人或牲、禽的鲜血祭祀土地神，我们滦河流域，没有使用人血的习俗。这也是一种比较原始古老的方法。将鲜血直接滴入土中，再把鲜血涂在土地神的身上，最后把鲜血供放在神像前。今天没有血神，麦子就代表了神。我听见“哗啦”一声响，有人把一盆猪血和鸡血泼在麦垛上了。金黄的麦粒儿立即被染得鲜红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弦声弹出一个重音儿，既兴奋又头晕。两脚如同踩在波浪上，四周的一切飘飘忽忽。

曹庆瑞喊：“全体跪拜！”我听见一串“噗噗”的跪地声。人们跪倒时分成了层次。老

夏天

□胡杨

夏天是个要命的季节，人要妻子的命，妻子也同样要人的命。

天顺刚从屋里出来，就被院子里的热浪打了个趔趄，他本来想多睡会儿，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妻子在地里已经黄透了，再来一场风，今年的收成就要大打折扣。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不会过日子的人，他还没找媳妇呢！懒汉的名声传出去，谁会嫁给他呢？天顺背了两把镰刀，还带了磨刀石，他的五亩承包地种了麦子，其他的都种了棉花。他抬起头看了看天，太阳白光光的，天上像烧红了铁，这个时辰正是割麦子的时辰，手起刀过麦落，一连串的动作，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。碰上阴天，人是舒服了，可麦秆浸了露水，气糕的，几下子就把刀搓钝了。割麦子，就得赶晒死人的天气。

村上的几个人在树下坐着，她们刚刚从麦地出来，在树荫下歇息歇息，吃点、喝点，再去甩膀子“扫荡”。割麦子没有啥诀窍，要有的话，拼的是耐力。男人就是那三板斧，看着别人多割出了好大一块，可越来越慢，力气接不上茬，一会儿喝水，一会儿凉快，最后还是比女人落后大半截。

天顺叹气，家里有个能干的女人多好啊。树阴下的女人们招呼天顺过来喝茶，天顺知道那是在气人，她们的麦田大部分是光秃秃的麦茬子了，她们有心，他

人跪地的声音未落，虔诚的气息就传过来。先是老年人，中年人，青少年，再到小孩子。那将是黑压压的一片，场面恢宏壮观。这些我都能猜透，看似有其道理，人们跪拜之际，人们肃然起敬，有一些人还悄悄地抹上了眼泪。曹庆瑞喊道：“麦子！”

人们齐声呼喊：“麦子！麦子！麦子！麦子！”

我跟着喊了一声：“麦子！”泪水已经流得不成样子了。这一声声“麦子”，不知触到人们心里的啥地方。可能是最疼的地方吧？后来燕子告诉我，有人朝着土地磕头，脑袋“嘭嘭”地撞击着大地。我一边弹奏一边想，这个小麦祭拜仪式，为啥具有如此号召力呢？是的，这种事就是一次愿打一个愿挨。但是，这“愿挨”还是有渊源的。燕子的姐妹们闭了眼睛，双手合十，静静地朝拜。记忆就这样被瞬间打开，小麦的记忆比当初还要新鲜，劳动的滋味儿扑面而来，姐妹们都默默地流泪了。我知道，这种情感已经超越了小麦祭奠本身，上升到精神的抚慰。我们不愿看到周围的人，尔虞我诈，精神上相互残杀。人们在谎言、奸诈和利益的怪圈里折腾久了，都想找一个寄托。沉浸在钢筋、水泥和轮胎的世界里，都想突围。他们突然出现在小麦祭奠里，心里一片凉爽。我突然感觉，连安地神就藏在永远无法知晓的地方。他暗示给我们的只有偶尔一闪的神光。它让麦垛保佑我们平安无事，丰收吉祥。

“我的麦子，我的麦子！”我的话有些松散、零碎。眼里却闪烁着金色的光晕，我用挂在嘴角的微笑乞求丰收。“回来吧，回来吧！”声音就在近旁，却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我仿佛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召唤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空无一物，好想一生下来就在这个麦垛里，一直守候着它，跟它做着伴儿。我腮边的泪水映着我无尽的依恋。我喉咙冒火了，手指急促而笨拙，三弦发出浑厚的音韵，单调而苍凉。我想停下来，可我欲罢不能，灵巧的手指像是在跳舞，弹出了一种绝响。

我听见“嘭”一声，弦儿断了。我一把将三弦揽进怀里，紧紧地拥抱着。曹庆瑞的一声吆喝，祭奠进入狂欢阶段。老鹰飞到我身边来了，这畜牲替我观看着，它说老人们纷纷撤出，年轻人一只手牵住另一只手，围着麦垛转着，唱着、跳着。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气氛变得舒缓而欢快。散开的时候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。曹庆瑞分别发给每人一根沾血的麦穗，喃喃地说：“都回去吧，都带一根吧，它会保佑你们的。”人们虔诚地接过麦穗儿走了。我听见麦圈喊道：“哇塞，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麦田。”还有喊：“啊，小麦，太爽啦，让自己找到自己吧！”这两女人都跟着嚷叫，她们的叫声有点像黄娘子受伤时的哀鸣。我听见大奎喊了一声：“燕子，带着大伙儿跳麦子秧歌啊！”

燕子应了一声：“哎，姐妹们跳麦子秧歌呀！”很快，我听见一片嚓嚓的声响。我的幻觉分外活跃，仿佛她们的一举一动我能看见似的。麦子秧歌起源于田间劳动。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、祈福禳灾时所唱的农歌、颂歌、禘歌，都吸收过来了，还有民间武术、杂技的特点，由演唱秧歌演变为民间歌舞。麦子秧歌左右摇摆，前后扭动，它的正步、小踏步、八字步和弓箭步，都与麦子播种、收割、运输、登场、打轧动作有关。花样繁多的手中“花”，这里变成了麦穗儿，踢步和顿步的时候，开始单臂绕麦和双臂绕麦。我娘说过，到了清代，麦子秧歌成形儿了。我们麦子秧歌，虽说没有陕北秧歌、东北地秧歌和高跷秧歌有名，但在滦河流域，也是深入人心的。麦收一来，各村开始“闹秧歌”。彼此祝福，问好，村邻之间还会以麦子秧歌相互比赛，相互拜访，化解民间纠纷，给麦农带来快活，舒缓身心疲倦。秧歌队在一名持麦秸帽子的“麦头”带领下，和着锣鼓的节拍起舞，“跑大场”、“演小场”、“跑大场”是群舞，“演小场”是几个人的单舞。今天注定是“跑大场”了。我感觉大场里的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，别提多欢实了。

我扔下三弦，情不自禁地扑到沸腾的人群里，拉着燕子的手跳着麦子舞。我带着老鹰加盟麦子秧歌，纯属萨满舞与麦子秧歌的大融合。我小的时候，鸚鵡村有一家单户，姓佟，满族。佟家跳一种萨满舞，佟家人也叫“鼙子舞”，满族秧歌也都还保留着一些图腾崇拜，他们崇拜鹰。我见过他们跳这种鹰舞。从逗鹰、放鹰到鹰舞的动作中，表达了满族人民对鹰神的崇拜。老鹰叼一根麦穗儿，是不是受到鹰舞的启发？我放开了燕子，一边迈着弓箭步，一边挑逗着老鹰。我一点都不晕，我跳到哪儿，老鹰跟到哪儿，麦垛就跟到哪儿。不是我在走，而是感觉大地在动。我问夕阳，麦田是不是重获荣光了？麦子融化了，我流泪哭了。“快让你的姐妹们扛麦秸吧！”我这随便说的一句话，竟然把燕子给打动了。燕子大声说：“姐妹们，我们干活儿吧？”麦圈儿和众姐妹呼啦啦冲上去了。我又提醒了一句：“干完了活儿，你们就去滦河洗个澡儿。”燕子就记住了。天黑的时候，燕子带着姐妹们到滦河洗澡。没有风，河水平静。尽管隔了很远，我还是能听见女人们一迭声的呼叫声、戏水声。我对燕子的声音最敏感。燕子说：“姐妹们，我抓到了一条小鱼儿。”麦圈儿说：“我看看，麦穗儿大小，就是麦穗儿鱼。”然后，姐妹们传递着这条麦穗儿鱼。燕子深情地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到河里抓鱼，抓着不少这种小麦穗儿。它很小，据说永远长不大，在大河里，可能随时被大鱼吃掉。可是，它们不畏惧，不畏缩，凭自己的劳动，顽强地活着。”姐妹们都不说话了。燕子就给她们讲麦穗鱼的来历，说它是袁衣草籽变的，过了很长时间，大奶子哽咽着说：“别说了燕子姐，我们明白了，真的明白了。”我很欣慰，这些妹子们，我们滦河水是圣水。用圣水将你们肮脏的身体淘洗干净，一尘不染，还会栩栩迷人的。其实，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，麦圈儿得了艾滋病了。麦子救得了她的心，能救她的命吗？她是燕子带出去的，如果她死了，燕子内心会怎样的自责？我不敢往下想了。

女人们的笑声传出很远。五月平原上是那般开阔，把我的心送出了很远。我在土地上空翻了一个跟头，这点功夫，是多年等待练就的。麦地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听太阳落地的声响。

可做不到，一阵风，一场雨，麦粒撒在地里，如来佛都拣不起来了。天顺没好气地说了一声：我喝茶，我的麦子你割啊。

天顺说得底气十足，女人们也不示弱：你的麦子我们割了，你挣钱养活我们啊？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天顺就不敢再说了，再说下去，就是挠痒痒一样的流氓话了，这些女人们啥话都敢说，对付他这个毛头小伙子，根本就不算一盘菜。况且，她们正想找找乐子，天顺才不上这个当。

就在天顺不说话的时候，一个女人说话了：天顺，一个人过也不是个事，大姨介绍给一个怎么样？

天顺差点笑出声来，那个女人也就二十七、八岁，比他的年龄还小，只不过早结婚几年，就当地的大姨来了，真能说得出口。遇到这种场合，天顺本能地就回了几句：也别介绍别人了，我看你就合适，要办、利索些，就今天。

那个自称大姨的女人有点急了：屁大的娃娃，说话没边儿。我真要给你介绍一个，是我大哥的女人，要是成了，你不叫我大姨？

知道的确有那么回事儿，天顺才走过去搭话，他看了姑娘的照片，不住地对“大姨”点头，并恳求“大姨”多帮忙，说完这话，他的脸腾地就红了。金黄的麦子在天顺眼前晃动，同时叠加了那姑娘的照片，他一镰刀一镰刀扫过去，追逐那照片上甜甜的笑容，怎么也追不上，有时候眼看就要追上了，还是追不上。就这样，不到两天，天顺五亩地的麦子整整齐齐地铺在打麦场上了。

晚上，他坐下来，望着星星，他想，这个夏天，他该娶一房媳妇了。